

终南山下访诗翁——走近党永庵

□ 孙天才

记得45年前，我还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党永庵这个名字。那时候，有一首《青春献给伟大的党》的歌，在社会上很流行，农村、工厂、学校都在唱，我们学校也教唱过。音乐老师告诉我们：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荔安仁人，是我们连畔种地的乡党。从那时起，我就对党永庵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

党老师是诗词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前辈。如果从1955年《工人文艺》发表的第一首诗歌算起，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已近70年了。他几乎在每个年代都有代表作。如1960年代，有《我们这一代》。这首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由《社会主义好》的曲作家李焕之谱成歌曲，一举成名。1970年代，有《青春献给伟大的党》，红遍大江南北。1980年代，有《微笑的太阳》，由《我的祖国》的曲作家刘炽谱成合唱交响乐《太阳颂》，在国内许多大型音乐晚会上演唱。后来，他为印度尼西亚国家合唱团创作的歌曲《绿鸽子飞起来》备受推崇，合唱团的名字也因此改为“绿鸽子合唱团”。他的《翠谷双回响》在2021年搭载着航天卫星飞向太空，永久回响在天地间，翱翔在苍穹中。

我原以为，像党老师这样的著名诗人和歌词大家，也是会端一些架子，会摆一些气派的，让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但党老师身上没有，丝毫都没有。与他接触交往的这多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一种生动的真实感，也有一种魏晋名士的风度和风流。

党老师喜欢红色，也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夏天一件红汗衫、红衬衣。冬天一件红棉袄、红围巾。可能是这种红色

的重复吧，每次走近他，我都感觉像是走近一团火。红色是热烈、喜庆、亲切、温暖和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他诗意人生的象征。

党老师身上有一种天秉的诗人气质。记得在去年的一次乡党聚会上，他有一番致辞，一番致辞其实就是一首诗。那天，他是站着致辞的，红色的衣袖随着他有力挥动的手臂和跳动的韵律，如喷泉涌流，如浪潮澎湃。那种浓烈的诗情燃烧，让人有一种梦幻般的恍惚，似乎整个房间都在升腾着一团火焰。李白当年有“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横溢才思，而他热情奔放、激情豪迈的一席致辞，则如一种强大的磁场和气场，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有一种滚烫的情感在心中涌动。

我常常想，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炽热的生命活力？我想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我也想到了他在《八初度》自寿诗中的一句话：人生就像一根蜡烛，成年累月地流泪发光，不经烧啊！每次与之见面，他的精神都是那样饱满，他的握手都是那样热烈，他的声音都是那样洪亮，他的笑容都是那样灿烂。他曾对我说：人这一辈子，轰轰烈烈活着是一天，死气沉沉活着也是一天。一个人怎么活着，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我知道，党老师是1938年生人，属虎相。可能也是这种生命的天赐吧，他也选择生龙活虎地活着。记得在他的经典红歌《青春献给伟大的党》中有这样的歌词：“像那青松迎着风雨茁壮生长，像那江水滚滚不息奔向海洋。”当年，他是怀着青春的激情这样写的；如今，也是怀着青春的激

情这样活的。无论是在南山之南“不与秦塞通人烟”的20年漫长的生活中，还是在“热风冷雨”“几度腾挪”的饱经风霜和沧桑中，纵使在“梦去浅读病渐多”的迟暮人生的边缘上，自始至终，他都把高举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作为自己生活的选择。

党老师出生在黄河西岸的一个普通农家。他出生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叫平民县，是民国十八年为逃自河南、山东的难民而特设的。但生活的苦难，没有磨灭他禀赋的聪颖和对生活的向往和梦想。他是上世纪50年代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一路走来，近70年的艺术生涯，他的诗词创作如满天的繁星，也如满园的花朵。他经历了中国当代诗词的整个历史进程，可谓“一生看尽长安花”。他曾拜老一辈诗人词家臧克家、艾青、光未然、贺敬之等为师，与他们交往，向他们学习，受益匪浅。他被羽翮称为“深受全国词友敬重的西北歌词重镇”，也被阎肃等誉为“根植生活沃土，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的时代歌手”。

最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揣着这篇文章的初稿前往拜访他。他住在终南山下的一栋普通居民花园里。那片土地叫樊川，也叫杜南川。那个地方毗邻着柳青创作《创业史》的蛤蟆滩和常宁宫。我曾看到一张照片，在终南山下的豆架瓜棚边，他戴着一顶草帽，握着一把纸扇，与那些脚上沾满泥土的农民诗友“把酒话桑麻”。正像他当年在大巴山，在石板而覆的村寨人家，与紫阳的民间歌手“凭风话民歌”。他始终把自己诗词的根须和生活的根须深扎在社会底层的风土烟火中。

党老师有一个特别的微信名：草翁。这个“草翁”，让我想到了陆游之“放翁”，也

让我想到了放翁“老学庵”的斋名。当然，更多的是联想到渔翁、笠翁、蓑翁、柴翁、卖炭翁。是的，在那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平凡而宁静的楼院中，他活得真实、自然、率性、洒脱、快乐。在朋友圈中，我也曾看到过，他在夏日的树荫下，穿着一件大裤衩，趿着一双凉拖鞋，双脚仰卧在一张躺椅上的情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百姓。

其实，党老师也是吃过大盘鸡的人。且不说他身上有国家一级编剧、省音乐文学学会主席、省政协委员等诸多头衔，仅其在汉中、渭南两个地市挂职副市长的经历，可能就会让习于世俗的我们高看几眼。但他不是那种自视其高的人，也不是那种披着袈裟的政客。那天，当我问到“草翁”的来历时，他笑呵呵地说：“庵，本来就是草舍嘛。草，也可谓是诗草的诗称。从草舍到‘草翁’，我这一生都是属于草民一党的，我就是‘芸芸众生草’中的一草；这可能也是一种天命。年轻的时候，是一株小草。现在老了，是一株老草。包括我一生的诗词创作，本来是撒了一地花种，却长成了一堆小草。我自觉就是一个‘种花得草翁’。但能够成为大地母亲怀抱中的一株青草，我感到很幸福，也很光荣。”听了党老师这一段话，我想到了贾平凹曾说过的一段话：“自看自大，永远不大。只看自小，永远不小。”

是的，不以花香，不以树高，一生都甘愿做一株伏低伏小的小草。白居易曾赞美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可谓是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生命，但小草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繁盛的存在，也是这个世界上能耐活的生物。

拥，里三层外三层，欢呼声与尖叫声交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孩子们嬉笑奔跑，大人们纷纷用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瞬间。

在街头巷尾的热闹盛景与炫彩暖光中，能深切感受到佳县文旅发展的蓬勃活力。近年来，佳县紧扣文化惠民主线，通过“旅游＋”多元融合模式，让文旅产业蒸蒸日上。佳县县委、县政府2025年新年贺词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游客359万人次，同比增长18.5%；旅游综合收入7.5亿元，同比增长14.6%。这些亮眼的数字，是佳县在不断深化文化实践，推动文化活动便民、乐民、富民繁荣、生态宜居的盛世篇章，让陇州之名远扬四海，迎接八方宾朋，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新年的华光倾洒而下，照亮了陇州城的每一个角落，更点燃了陇州人民心底炽热的希望。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佳县正阔步前行，以开放包容之姿、蓬勃向上之势，向着更加灿烂的明天进发。佳县定将挥毫泼墨，续写经济腾飞、民生幸福、文化繁荣、生态宜居的盛世篇章，让陇州之名远扬四海，迎接八方宾朋，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会。横山马坊牛王会期间要转四次九曲，正月十四中午、晚上各一次，正月十五中午、晚上各一次。其中，十五晚上为“旋九曲”，即倒转，从出口进、入口出，前面转，随后拆，九曲转完了，九曲场也拆除了。

近年来，转九曲的宗教神秘色彩渐渐少了，变成一项以娱乐为主的民俗活动。元宵之夜转九曲，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热闹。油灯也基本改为了电灯，明亮好看，不过少了油灯的肃穆和泥土味。

我是于洲转九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非常关注榆林转九曲活动。2023年春节，榆林举办了“镇北灯光秀”活动，其中也有转九曲活动，我参与了全程活动，并撰写了两副对联：万里长城，万家烟火，万象更新，人民万岁；九边重镇，九曲花灯，九州欢乐，华夏九如。瑞兔迎春，守正创新，天地和谐，星光灿烂；东风贺岁，笃行致远，人民幸福，业绩辉煌。

今年正月初八，我专程参与了家乡于洲县马岔的转九曲活动，鼓乐秧歌花炮，非常热闹，用竹竿作围墙，灯是电灯，颇有阵势。美中不足的是场地不太平整，坑坑洼洼。九曲黄河灯（转九曲），是黄河流域历史悠久的独特民间艺术，是黄河两岸儿女祈福禳灾、追求光明的娱乐活动，应该研究、保护、继承并有所创新。我经常思索榆林也应建一个固定的转九曲场所，这样使“陕北榆林过大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据了解，宁夏的盐池，陕西的延安、定边就有这样的场所。

春江水暖

□ 仇士鹏

春天的消息，藏在一条江河率先扬起的前奏里。这声音很微弱，岸边一排细细的泥沙就能把它拦住，但它偏偏能传得很远，穿越车流和工厂的尘烟，一路飘到高楼上，飘进人们的好梦里，并顺带着用耳廓的弧度进入人们的心头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春江水暖了吗？

一条河苏醒后，春天才会有热闹纷纭的声响和丰富葳蕤的形影。在冰雪消融的伴奏声里，春天将淅淅沥沥地度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铺垫，进入草长莺飞的季节。

你听，灰鸭为河水寂寞的诗行押上了活泼的韵脚。它们时不时就钻进水中串门，再顶着一片水花钻出来，与粼粼波光打成一片。水中岸上、湖面河底，春江善用的俗语它都了然于心，用嘎嘎的叫声热情地应和，叙旧完后，再把一年之计的家常慢慢拉开。

住在乡下时，每天早上我都会打开门，让鸭子们成群结队地奔赴春江。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怎么肯迟！为了尝久违的水草的味道，为了用喙衔起相思已久的落花，它们拍着翅膀啪嗒啪嗒地冲刺着，扑通扑通地飞入水中。哪怕水还没有暖，但脚蹼划破初春的沉静时，也会让阳光中丝丝缕缕的暖意漏入水中。

它们游东潜西，走南溜北，时而成阵列队，时而四散开来，争相把春天的消息一点点传播开。那哗啦啦动的声音，挠痒了春江的心房。鱼儿听见了，虾米听见了，水草听见了，连河底最笨笨的石头也听见了。于是从河床开始，一些绿意开始洇染，一些气泡开始奔流，一曲浮于水面的悠扬弦乐变得生动。回到岸上，鸭子们甩着尾巴一摇一摆，留下一行行湿漉漉的脚印，蜿蜒不绝，仿佛是提醒柴门里的人，春天正在经过。

此时的岸上，浓淡不均，有的地块生机盎然，有的地块睡眠惺忪。但地面之下，已经一片欢闹。这要追溯到一截根须喜悦的颤抖。它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翘首以盼了一个冬天，看不见日出日落，无法掐算时间，只能根据土壤细微的温度差来判断昼夜的更替，为春天倒计时。

终有一日，冰化为水，开始流动，虽犹有清寒，但那一丝丝的鲜活和甘甜，让久困孤寂的根须喜上眉梢。它忙不迭地将这份喜讯通知所有的根须，并迫不及待地呼叫树梢：“可以发芽抽枝了！”不多时，枝头就挂起绿色，河水里的浮光跃金闪烁在了树叶之间。

某种意义上，春天是和水一起，被根输送到地上的。

拂堤杨柳也是运送的主力。它的青丝越梳越长，河水的情思就越流越深。一枝柳条探入河中，天光云彩载着的思念便沿着它被虹吸到树干上。无需朝雨浥轻尘，水畔烟柳自能洗出明亮的新色。待到长发及腰，它的脚边会有鸭子戏水、老牛潜泳，各占一个声部，与桃李对歌。

春江水暖，也暖了傍水而居的草木。那么，对于春江水暖，究竟是鸭先知，还是草木先知呢？

反正，不会是人先知。等人意识到春天到来的时候，春姑娘早已为自己做了双漂亮的草鞋——绿茸茸的，点缀着鹅黄、绯红、素白的小花，阳光一照，就泛出明艳艳的光泽。她对自己的手艺很满意，想穿给所有人看，于是撒着脚丫，或踏着脚尖，从河的那边走到这边，从河的上游走到下游。轻轻一踢，就有一个水泡泡推开一圈圈的涟漪，将沿岸的土地映照出迎黄桃红杏白的斑斓模样。

但真的不是人先知吗？从早春到晚春，春天渐深的每一点细节都需要人去见证，需要一颗懂得诗意栖居的心灵去审美。

瞧，岸边，人渐渐多了起来。钓鱼人讲究愿者上钩，他知道，水面下一条条兴奋的尾巴早已按捺不住，要在烟火人间抬起硕大的水花。于是，轻轻一提，就把春天从水里钓出来，拿到集市上卖。一番讨价还价后，春天的消息被一个个菜篮带回了千家万户。

别管谁先知了！既然江水已暖，那就让想象力与创造力随着水花一起翻涌。当行游的脚步和柔软的心灵也生出暖意，春天的旋律会真正进入抒情的高潮。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番出刊。《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索时代宗旨、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榆林有弯弯曲曲的黄河，也有弯弯曲曲的山路，连元宵节观灯也是弯弯曲曲的。

元宵节转九曲，是十分红火热闹民俗活动。九曲场也叫灯滩，旧时，人们在开阔平坦的地上用高粱秆围成一座方城，按照一种奇妙的曲线有规则地连接起来横竖19行，共361盏灯，最中间俗称老杆，点着七星灯。老乡说，360盏灯，表示一年360天每天一盏灯。灯台是用小圆木做的，灯盏是用洋芋或萝卜削成的，有的地方每家制作数盏精致的灯，那更好看。灯内点的是清油，或者老麻油、动物油，每盏灯用彩色纸围起来，旁边又插一面彩色的小旗，灯与灯之间的距离一般是两米左右，两人并肩可以通过。九曲门朝南，右进左出，门上还有六盏灯。进门出门分别贴上“一轮明月千家乐，九曲黄河万盏灯”“观灯赏月入富贵，娱乐唱歌长精神”等对联。九曲图像一个圆棋盘子，其中变化妙不可测。观灯路线弯弯曲曲，每走一个相似的小径，俗称一个城子，九曲回廊，路径曲折而不重复。

为何叫九曲？有人说是根据《封神演义》里的黄河设计的，九曲黄河故名九曲。也有人说九曲是道家太极图的变体形式，一个大的太极图，其中包括九个小太极图，分别代表九种神祇的势力范围。这种说法似乎也有道理，因为转九曲是和“闹老教”有关系的。闹老教的仪式繁琐而复杂，但每次闹老教必转九曲，转九曲的时间也不固定，有在正月转的，有在二月二龙抬头那天转的，有在三月三转的，还有在腊八节

转的。佳县白云山道观的道教活动中也有转九曲。有人说九曲图和道教的阴阳八卦有很大关系，九曲图是神秘莫测的，转九曲也是一种神奇而有趣的活动。每个城有一道门，共有九个门，九个城由九位神灵居住，最中间的神灵是太上玄元祖师。后来宗教色彩渐渐淡了，形成了一种元宵节的民间观灯习俗。

最早关于“黄河九曲灯”的文字记载是明《帝京景物略·春场》：“十一日至十六日，乡村人缚秫秸作棚，周悬柁灯，地广二亩，门径曲幽，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径，即久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灯。”陕北的九曲黄河灯也称转九曲或观灯。据说源于《封神演义》，是云霄、琼霄、碧霄为了给她们的兄长赵公明报仇布下的阵图。九曲阵共有361盏花灯组成，表示一年360天，而多余一盏，指节庆有余之意。它原来是道教的一种科仪，后来传到民间，也是陕北过大年的必备节目。清光绪《米脂县志》载：“十五日元宵，街市遍张灯火花炮，铺户聚石炭盆作幢塔状（俗名火塔塔），朗如白昼四、五、六三日，闾阎僧众于十字街作奇燃，关城外，以高粱秆围作灯市，蜿蜒回环，游者如云（俗名转九曲）。”

转九曲一般在晚上举行。届时，九曲灯笼竞相点燃，五颜六色的彩灯如天上的繁星。秧歌队在伞头的率领下先绕九曲外城转一圈，然后到九曲门前，唱清神秧歌、祭风秧歌，之后龙灯、狮子、水船、秧歌队等依次而入，群众缓缓而行。灯光闪烁，月明如

昼，彩旗飘扬，花炮齐放，鼓乐喧天，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议论着、嬉笑着。每到一个小门，伞头都要唱秧歌。到了九曲中心，又称“老杆灯”，在这里群众祈福求祥，保佑平安。还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将老杆灯周围的小灯偷走，叫“偷儿女”，将灯心翼翼地端回家中，添入植物油，让其一直燃至天亮。后将灯盏收好，来年归还。如路途遥远、不能归还者，可在“偷灯”时，放点钱于杆头，作灯的资费，不可白拿。转九曲队伍到了七星灯前（即最中心）最为热闹。有烧香还愿的，有祈求四季平安的，有取土祈福的，有求男求女的，烟雾腾腾，虔诚的男女口中喃喃有词，叩头祈愿。

转完九曲，群众还会在广场上围着火塔塔观着耍水船、推小车、耍狮子、骑竹马、张公背张婆等娱乐节目。如登高而望，盏盏明灯，像颗颗明星，闪闪烁烁。鼓声震天，歌声悦耳，令人心旷神怡。有一首诗说的正是这种景象：圆圆满明月灯千盏，灼灼灯中月一轮。月正明时灯正新，灯月交辉明如银。月下观灯灯富贵，灯前玩月月精神。今宵月明灯影里，尽是观灯赏月人。

陕北群众十分喜欢转九曲，说是元宵观了灯，一年顺利，诸事遂心。也有抢观头灯独占鳌头者，据说，观了头灯，可以更顺心、更有精神。还有偷端灯盏者，据说，偷了九曲上的灯盏可以生个胖小子，因此那些无孩子的小媳妇转九曲时，总要设法“偷走”一盏灯。

府谷、神木也有转九曲活动，叫灯游